

## 百姓故事

## 三代人的国庆节

○张光茫

每代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国庆节回忆,不论是五六十年代的游行庆典,七八十年代的阅兵仪式,还是新时代的旅游,都隐藏在人们记忆的深处。三代人的国庆节,每个人为之奋斗的梦想,汇聚而成的,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父亲出生于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对父亲来讲,国庆节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天不仅是他的生日,而且他的名字还是“国庆”,父亲和母亲结婚也是在国庆节。所以。父亲一生重要的节日都与国庆节有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日子艰难,很多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萝卜、白菜一度成为我

家餐桌上的主菜,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现今的人们,恐怕很难设想当时的情形。

父亲说,那时过国庆节,没有什么彩灯,只是用白纸糊个灯笼,请位先生画上画儿,就完工了。父亲记忆最深的,是当年的国庆游行方阵。方阵由工人、农民、学生等各个阶层组成,其中还穿插着打腰鼓的、舞狮子的和踩高跷的。当年的公私合营让老百姓非常有冲劲,无论什么行业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为新中国的发展而奋斗,让中国不再受外国人欺负!

说来也巧,我也是伴随着东方

红的音乐呱呱坠地的。国庆节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出生的前三年,正值改革开放。买上一身新衣服,换上一双新鞋子,吃上一顿好吃的……生逢国庆的我,似乎更有理由满足自己的生日愿望。我儿时过生日,母亲都会准备几个好菜,父亲会给我5元零花钱。我喜欢叫上小伙伴,跑向附近的小商店,买水果糖解馋。记得我十几岁的一个生日,母亲带我去一家影楼,拍摄了当时流行的沙龙照,让我高兴了很多天。

我那时的国庆节,就是一个狂欢日。满街挂着红旗,大人给小孩一些零用钱,让他们疯狂地消费一

把,买一辆玩具小汽车啦,一本小人书啦,一根棒棒糖啦,让他们高兴一会儿。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国庆节的阅兵式。从1984年的小平同志阅兵,到1999年的江主席阅兵,再到2009年的甲子大阅兵,我每一次都是早早地就在电视机前。兵种在变化,武器装备在更新,这无疑是中国在一步步走向强盛的最好证明!

我刚刚工作的儿子,作为一名标准的“九六后”,他对爷爷和我说的这些都没有太多印象。一提到国庆节,他想到的就是旅游了。儿子说:“平时生活那么忙,难得赶上放假,当然要出去放松一下。”儿子

说他要和同学去一趟苏杭,趁着放假到江南水乡休养一下。

“不过我有好多同学‘国庆节’都在加班,”儿子边说边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他的朋友圈,“这个是在医院实习,这个今年刚考上警察,他们都是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放假。”儿子手机上一条又一条“晒工作”的状态,也许没有风景自拍的照片好看,但正是这些工作人员的坚持,才能让我们有一个完美的黄金周。

三代人的国庆节,见证着不同的生活变迁,见证着中国梦的逐渐实现。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感到骄傲与自豪!

## 闲情逸致

## 拍“日出”遇乌龙

○陈慈林

那年到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黄药师居住的桃花岛开笔会,20多名与会者中,三分之二是诗人和散文作者,另三分之一是玩摄影的发烧友。

摄影俗称“光影艺术”,光影效果是摄影最基本元素,拍摄日出和日落自然就成了必选项。为了保证拍摄顺利,组织者特意邀请了一位当地摄影家许君当向导。

当我们乘坐的“桃花渡1号”轮靠上桃花岛码头时,已是暮霭初上的傍晚,眼睁睁看着一轮红日“寸寸低来忽全没,分明入水只无痕”……失去了拍摄落日余晖的好机会,摄友们议决,明天一早到海滩边去拍海上日出。

晚饭后先去“踩点”,旧地重游的许君把我们带到塔湾金沙景区的千步金沙。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许君说去年夏天他在这里拍过日出,太阳就是从正前方的海平面上升起来的,当时“光随浪高下,影逐波轻浓”,味道好极了。借着微弱的月光,摄友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察地形,寻找前景,选定明晨的拍摄机位,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次日凌晨5时许,天气晴朗,我们七八名摄友和几位参加笔会的文友坐车来到千步金沙。时值初冬,上弦月早已悄然消失,四周黑乎乎的。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找到各自选定的拍摄机位,将照相机固定在三角架上,凭感觉设定拍摄所需的光圈和速度。然后进入静静等候状态,脑子里想象着“天鸡大叫海水动,海中涌出金盘圆”的瞬间,等待着那一轮相别了10多个小时的“金乌”跃出海面的一刹那。寒风从海上吹来,带着浓重的海腥味;哗哗的涛声一阵一阵鼓动着我们的耳膜,好像大海沉重的呼吸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正前方的天际和海面还是没有明显的变化。某杂志编辑部的王老师和一位诗人难耐等待的寂寞,带着3位女文友摸黑下了千步金沙的海滩,借着曦光,寻找着贝壳和诗的灵感。

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时间已过去一个多小时,四周景物已清晰可见。正前方的海面上按理早该出现鱼肚白、继而出现晨曦,最后是一轮给万物带来生机的红日从那里喷薄而出。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日出的迹象,是云层太厚?还是时间未到?正当我们疑惑重重、百思不得其解时,在沙滩上漫步的文友们向我们挥舞着双手,高喊着让我们回头看。您猜怎么着?我们遭遇了一个大乌龙:就在后面左侧的小山冈上,我们久候不至的太阳已探出头来,露出了诡秘的笑容。

看着我们疑惑的眼光,许君一脸尴尬,原来夏天和冬天日出的方位是不一样的!大自然与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使我们白白忙活了一个早上。

万幸我们在桃花岛又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终于在靠谱的地点,拍到了理想的日出照片。



## 情感絮语

## 乡愁是被水洗净的月光

○王力

我的故乡在浙江中部一个叫做“兰溪”的小县城,那里有数不尽的溪流和一条穿城而过的江,那条江叫兰江,被作为故乡标志性的东西。而为什么故乡叫“兰溪”而不叫“兰江”,我想是因为江总是由无数条溪流汇成的,因此叫“兰溪”更加能够描绘出这座城市的本真和像溪水一般的柔情。

故乡的溪流在白天是闪闪发光的,到了晚上,天上的月亮就在溪水里面闪烁着光芒。月亮的光是洁白色的,仿佛被溪水洗得越发干净了。老师们总说,月亮是在天上的,月亮所在的地方与地上隔得很远,就连飞机都要飞上老半天。但我觉得月亮其实就近在眼前,就在眼前那一湾静止的溪水中,散发着一团像雪球那样的光芒。我还可以蹲下身来看看它,有时候也能用手捧起它。当微风让水面泛起波纹来时,水中的月亮也会变幻起形状来,似乎已经与溪水融为一体。我觉得月亮是我童年的另一个玩伴,它一定爱极了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因为它时常会突然不见了身影,没多久后又会重新在溪水中闪闪发光起来。

印象里,故乡的月亮到了中秋节晚上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白,仿佛已经被故乡的溪水洗得十分干净了。从前学过一首描写中秋的古诗,当中有两句这样写道: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

如今觉得前面改成“月从今夜白”亦可,月亮之所以在今夜显得分外洁白,大概是因为它想要散发出比以往更加明亮的光芒。因为它知道此时此刻有着许多的游子,正行色匆匆地走在归乡的路上。故乡较之自己离开时已有了太多的变化,唯有那轮明月没有任何变化,此时倘若没有月光为他们铺满道路,那些游子怕是会迷失在归乡的路途中吧。

祖父健在的时候,中秋那天总会早早地往堂前的八仙桌上,放一筒纸袋包装的月饼。中秋那天,纸筒中那一个个白色的月饼,在我们看来像极了溪水中那轮洁白的月亮。于是,月亮就在中秋那天离自己更加近了,它甚至有了丝丝甜美的味道。

祖父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祖父正朝一片旷野走去,直至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当我追过去的时候,在祖父消失的地方看见一大团白色的月光,祖父好似就消失在那片月光里。那片月光在我看来,像极了一大片湿漉漉的泪光。

那时候,我就知道每个人都会消逝的,但唯有那轮明月永远不会消逝。地上人们的一生就像月亮射出的一道一闪而过的光芒,于是,我又对那轮水中明月生出无限的敬意来。那轮明月,就从我童年

的记忆深处一直走到现在。儿时的玩伴如今再见,已经有着参差不齐的城府和世故,有的还带着一闪而过的狡黠。唯一不变的,是一起看过的月亮,是月亮被溪水洗得发白的光芒。

长大后在异乡为生计奔波,故乡被分隔在远方。低头看去时,城市冰冷的水泥地上哪里还有月亮的影子?想要看它只能抬起头,看月亮原来还会变得这般费劲。离我远去的不仅是故乡,还有那轮从小看到大的月亮。城市拔地而起的万丈高楼好像要把天空截破,月亮一定是被吓回到天空中去的,只有它的光芒从天上摔下来,摔在城市坚硬的水泥地上碎得满地都是,像极了一颗破碎的心灵。

一直觉得城市里的月亮好似带着一点点模糊。这种模糊与月亮本身的朦胧美没有任何关系,应该说是城市的夜空造成了月亮的模糊。地面上胡乱闪烁个不停的霓虹灯,将原本清澈的银河搅得浑浊不堪,漫天的星辰变得昏昏欲睡般无精打采。自己在城市中见到的月亮,似乎总是被包裹在一层透明的阴霾里面,因此就分外怀念故乡溪水中那轮被洗得洁白的月亮。

乡愁是被水洗净的月光。故乡那轮明月,其实就是高悬在每一个游子心间的一盏明灯,无论走得多远,这盏灯从来没有熄灭过光芒,时刻照亮着自己归家的道路。

## 直击真相

## 生命中被夸大的那一部分

○王珍

听过一个故事:在一间危重病房里有甲、乙两个身患绝症的人。甲的家境优裕,还是单位里的领导。而乙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贫困农民。住院治疗期间,甲的同事们不断来医院探望,他们各怀目的安慰着这位领导,让他放心,安心养病。而农民却只有父母、妻子、儿女轮流来探望,并且每次探望时都要将家里的一些大事小事拿来讨他的主意,弄得农民身在医院心在家。

一段时间之后,领导日见衰弱;而农民却渐渐强壮起来。最后,领导终于像一匹清风撒手离开了他无限眷念的红尘,而农民竟然康复了。

医生道出了其中的奥妙:领导因为大家的百般安慰而变得了无牵挂,也失去了寄托,脑海里整日只有

被自己放大了的病情。于是他的机体也就失去了抗争的动力,渐渐失去了战胜癌细胞的力量,因此一天天地衰弱了下去;而农民自始至终都被一个家庭需要着,他的脑袋、身体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的运转之中,他的机体处于一种积极的抗争状态之中,甚至很多时候他因为要操心太多别的事情,反而忽略了自己的病情。于是在这种积极的状态下,癌细胞退却了,最终退出了他的身体!

曾经看过电视剧《保卫延安》,剧中解放军独立营营长受了重伤,手术后昏迷不醒。护士深情地呼唤也没用。教导员和战士们来到营长身边,齐声高呼:“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敌人上来了,同志们冲啊!”营长神奇地醒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总

是情不自禁地受到生命中被夸大的那一部分的制约和左右,包括我们的喜乐和哀愁,爱和恨,甚至于生和死。

记得有个朋友总是喜欢抱怨,认为那些关心她想帮助她的男人都只是贪恋她的姿色动机不纯;责备那个一直冒充是好友的男人在她最需要帮助欲向他借钱时突然玩失踪;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个曾经对她说爱的男人因为求爱无果而转身去取悦另一个女人……反正她和林妹妹一样,别人眼中的四季如春在她的眼里只是一座愁城。她怪人情淡薄,怨世态炎凉,总觉得自己红颜薄命而顾影自怜……

像她这样的“苦命人”别人是很难帮助她的,说到底是她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茫茫人海中,她狠狠地夸

大了那个“我”。

我认识过一个姐姐,现在也一直是我敬重的姐姐。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去市郊的一家工厂工作,每天从家里赶到乘公交车的地点,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如果赶不上公交车就得七转八转等地等待和换乘,基本上只能旷工半天了,连迟到的机会都没有。而回到家也大多是日落黄昏了。我觉得在那个远离闹市和西湖的郊外,很孤独也很郁闷,常常抱怨自己的命不好。

那个漂亮姐姐,用阳光一样的笑温暖了我。她说:既然在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工厂,就需要有人来上班;而在这里上班的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纪比你大的也有年纪比你小的,他们都能开开心心地工作,你为什么不能呢?后来,这

位好姐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又认识了好几位和姐姐一样的朋友。在温馨的友情和快乐的氛围中,我也忘了自己的忧愁。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阳光一样的漂亮姐姐,她的开朗和快乐并不是因为她的“命好”,实际上她才真的是红颜薄命呢——出生于贫寒之家、父母早逝,丈夫身体不好,婆婆也一直对她不太好。偶尔,和我说起这些,她也会伤心落泪。但更多的时光,我总是看到她在乐呵呵地帮助别人,快乐地工作和生活着……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外在世界、遭遇或者处境,而是被看重、被夸大的部分。换言之,就是被你夸大的那部分,才是命运的真正主宰。

## 人物速写

## 凌兰芳的湖丝魂

○陈博君

在湖州人的心目中,湖丝的地位是永远无法撼动的,因为她曾给这方水土带来了太多的荣耀和财富。上世纪80年代,整个湖州的GDP有四分之一来自丝绸行业,兴旺的湖丝产业不仅撑起了湖州的经济,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

如今,在菱湖丝绸工业园区,外观看有些陈旧的厂房早已爬上了茂盛的绿蔓,但依然抹不去昔日的风光。忆及当年的荣耀,驻守在此的丝绸之路集团吴少华董事长绽放出动人的光彩。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镇上的干部为了学习最新的毛主席语录,还得专门跑到企业里来,因为他所在的浙丝二厂,是直属于省轻纺厅的县团级企业,级别比乡镇还高哩!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上世纪末,如日中天的湖州丝绸业突然遭遇了发展的拐点。当时的湖丝行业就像一辆脱轨的列车,在日益扩展的道路上疾速狂奔,而大批的桑基鱼塘却遭受灭顶之灾,春蚕赖以生存的桑田因此迅速锐减,蚕茧原料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没有了桑田,蚕茧的养殖生产还可以向外转移;而缫丝机的更新停滞带来的则是一场可怕的行业灾难。那时的湖州丝绸业已经占领国际市场,并将竞争对手日本的丰田等纺织企业彻底打败。但其时湖州缫丝企业使用的机器全部来自日本。而当日本的纺织企业被打败后,就再也无人来研发和更新缫丝机了,湖丝生产设备由此陷入停滞状态。

当历史的车轮訇然驶入21世纪,一股改制下岗的浪潮汹涌袭来。年届半百的凌兰芳,这位跟丝纲结了大半辈子缘的湖丝人也未能幸免。28500元的补偿金,就将他33年的工龄彻底买断了。

眼看着一家又一家国营老企濒临倒闭,所有的湖丝人除了焦虑、心痛,更多的还有不甘。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企业向凌兰芳抛来了橄榄枝,但他不愿离开这个为之奉献了青春、倾洒了汗水的行业。他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尽己所能,为重振湖丝做出努力。

这种朴素的信念,支撑着凌兰芳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濒临倒闭的三家国营湖丝老企收购下来。

这一步跨得有多艰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切肤的体会。永昌绸厂复工那天,180台锈迹斑斑的铁木织机只有16台能够正常工作。望着百来个重新上岗的工人,凌兰芳的心情是多么地激动啊!因为他在接下这副“烂摊子”时,就对数千名下岗工人郑重承诺过:“我有饭吃,大家就不会喝粥!在我老婆下岗之前,你们再也不会下岗!我们抱团前进,一起做到退休!”

为了能让更多的工人上班,凌兰芳想了很多“创业建厂”的办法,他们搞建材、卖煤气、做服务,甚至还上山去挖腐殖土做花肥卖,硬是把三家支离破碎的企业撑了起来,并且带上了重新启航的道路。

起死回生的企业越做越大,而凌兰芳却始终没有忘记初衷,他将集团名称注册为“丝绸之路”,并狠下血本投入到振兴湖丝之中。这个平时节俭得连一杯牛奶都舍不得喝的人,为了几家丝绸厂的技改创新竟不惜投入上亿资金。

然而这些年,湖州的丝绸行业发展得并不顺利,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多元化,丝绸生产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但是凌兰芳和他的丝绸之路集团依然坚守着湖丝本业。尽管在整个集团的各个业务板块中,丝绸是最不赚钱的一块,但他们仍坚持每年从其他业务板块的盈利中匀出大量资金,来弥补和支持丝绸板块的发展。

“假如真的有一天,湖州的丝绸产业都转移出去了,我们依然要保留这个菱湖丝绸工业园!”这话虽然有些无奈,但却颇为悲壮,“我们会通过文化展示、旅游体验以及其他新的形态,来把我们的湖丝文化传承下去!”

是啊,湖丝,这缕洁白的精灵,她不仅是一段缠绵的湖州史,也是人们记忆深处的湖州魂。无论沧海如何桑田,无论世界如何换新颜,所有的湖州人都会携手起来,共同守护这份圣洁的灵魂,让她在新时代以新方式向世人展现新魅力。